

新元史

列傳

第一百四十六至第一百四十九

第五拾玖冊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新元史卷之二百四十九

賜進士出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膠州柯劭忞撰

外國一

高麗

高麗自後唐明宗長興元年王建始代高氏明宗封建
爲高麗國王世次俱見前史自建傳至暎三百餘年未
易姓太祖十一年暎卽位之三年也契丹人鵝兒乞奴
等叛蒙古引兵數萬渡鴨綠江侵寧朔是時金宣撫使
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金人再牒高麗
乞糶以濟軍儲高麗不應鵝兒乞奴等進寇安義龜三

州據江東城移書高麗自稱大遼西京兵拒戰互有勝負十二年金人再牒曰叛賊萬奴本與契丹同心若併兵侵入貴國其患不小請彼此夾攻之旣而萬奴果以兵陷大夫營十三年太祖遣哈真及札刺亦兒台率兵一萬與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合攻契丹十四年春瞰遣大將趙沖金汝礪率兵會哈真等圍江東城契丹開門出降哈真遣蒲里岱完等十人賫太祖手詔來議和瞰遣侍御史朴時允迎之蒲里岱完至館外遲留不入請國王出迎譯者再三敦譬始就館明日引見蒲里岱完上殿出懷中書執瞰手授之瞰變色左右皆遑

遽及還贈金銀器紬布水獺皮有差是年哈真遣屬官
十一人萬奴亦遣使九人至高麗督歲幣十六年幹赤
斤大王遣著古與等十三人來頌詔書於高麗與萬奴
使同至著古與等索獺皮萬領紬三千匹綿一萬斤他
物稱是乃下殿各出懷中物投於地皆前年所貢麤細
布也又出元帥札刺亦兒台書亦索獺皮紬棉諸物未
幾幹赤斤又遣者別將命至瞰欲拒之其羣臣曰彼衆
我寡不可侮也瞰不悅十九年萬奴牒高麗曰成吉思
老師絕域不知存亡幹赤斤貪暴不仁請絕其使命瞰
不從幹赤斤遣札古也來等十人又遣著古與等十一

人至俱徵歲幣二十一年著古與等返至鴨綠江爲盜所殺札刺亦兒台疑瞰所爲遂絕好太宗三年札刺亦兒台來討殺使者之罪圍咸新鎮克鐵州屠之進圍西京高麗兵拒戰敗之瞰遣使犒師札刺亦兒台乃自稱權皇帝責之曰汝國能守則守能戰則戰能投降則降宜速決自十月至十二月大兵攻西京不下議和瞰遣其淮安公佺以金銀器及獼皮遺札刺亦兒台又遺唐古迪巨及札刺亦兒台之子銀紵鞍馬札刺亦兒台遣使以太宗璽書來索金銀衣服馬二萬匹男女各千人乃以黃金七十斤白金一千三百斤襦衣一千領馬一

百七十匹及獺皮等物遺之又以金銀等物贈其妻子及麾下諸將奉表稱臣四年復遣通事池義深等致書於札剌亦兒台四月遣上將軍趙叔昌侍御史薛慎如奉表來朝獻土物札剌亦兒台執義深等送於行在是年權臣崔瑀脅瞰遷都江華島瑀遣宦者尹復昌至北邊諸城逐蒙古所置達魯花赤復昌爲宣州達魯花赤所射殺閔曦與崔滋溫謀殺西京達魯花赤城民叛執崔滋溫等來降是年札剌亦兒台攻處仁城有一僧避兵城內射殺之五年太宗以高麗五罪布告遠近曰自平契丹賊殺札剌亦兒台之後未嘗遣使赴闕罪一也

命使賚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殺著古與
乃稱萬奴部衆殺之罪三也命汝入朝爾敢抗拒竄於
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執見數輒敢妄奏罪五也
是年西京人畢賢甫洪福源等殺宣諭使鄭毅朴祿金
以西京叛崔瑀遣其家兵與閔曦討之獲賢甫腰斬於
市福源來奔擒其父大純及弟百壽遷遺民於海島西
京遂爲邱墟八年大兵渡義州江克黃州掠介定慈諸
州十年大兵至東京瞰遣其將軍金寶鼎御史宋彥琦
來乞和且上表自辯十一年太宗遣甫可阿叱等二十
人又遣甫加波等一百三十七人賚璽書諭瞰入朝明

年又遣多可等十七人賫璽書諭之。瞰乃以族子永甯公綽爲己子，率大臣子十人入質，爲禿魯花乃馬真皇。后稱制二年，再遣使來獻方物。定宗二年，元帥阿母侃以兵入鹽州。憲宗二年，遣多可、阿士等三十七人來。憲宗密勅使人曰：汝至國王出迎於陸，雖百姓未出，亦可。恕不然，當俟汝歸發兵討之。及多可等至，瞰遣其宗子新安公佺出迎，請使者入梯浦館。瞰乃出見多可等，怒不成禮而還。帝乃使阿母侃、洪福源等分道伐高麗。元帥也窟大王遣人傳詔於瞰，以六事責之。瞰復書於也窟曰：小邦臣服上國以來，一心無二，竭力供職。庶蒙庇

蔭不意天兵奄臨敝邑舉國競惕罔知其由惟大王哀
憐之也窟謂使者崔東植曰皇帝慮國王託病不朝欲
辨其真僞耳瞰復遣其大將軍高悅致書於也窟也窟
留悅及崔東植遣其副歸瞰召其文武四品以上議却
兵之策皆曰宜請太子使於蒙古三月瞰傳位於太子
僂僂尊瞰爲上王遣其子暲及大臣金文衡入朝留暲
爲禿魯花也窟與瞰書欲置達魯花赤及毀江東城使
者胡花亦索金銀獺皮瞰答也窟書曰前者僕射金寶
鼎還大王諭以若能出迎使者卽當回軍竊惟出迎使
者近無其例況值天寒風勁以老病之軀豈能涉海然

大王之教不敢違也祇率臣僚出迎使者意謂大王不違舊約卽日班師今承明教有留兵一萬置達魯花赤之語若果如此安得保無後患請寢此事以惠東民又小邦俗不露居兼防海賊鹵掠是以未卽墮毀城垣後當如令十二月遣安慶公涇入朝明年涇至營中設宴犒師阿母侃等南還也窟又遣多可等來諭以陸侍中崔沅等不出未爲眞降瞰徵趙邦彥等議其事是年大軍所過俘男女二十餘萬死者不可勝計郡縣皆爲煨燼焉六年瞰聞大軍將攻諸島遣李廣等率舟師禦之大軍戰不利永甯公綽等遣使來言若國王迎使者太

子入朝兵可罷噉曰倘得退兵何惜一子已而羣臣請
遣太子講和噉又不聽自是使命往返至八年四月始
遣太子僂奉表入朝以李世材金寶鼎等四十人從之
僂至虎川大雨從者請留僂不許遂至東京東京人曰
大軍明日將赴江華幸早至一日也僂見松吉大王松
吉曰王京猶在江華安能罷兵僂曰大王嘗言太子入
朝則罷兵故今日我來兵如不罷百姓畏懼逃竄後雖
敦諭誰復聽大王之言者松吉等然之遣使來言墮城
之事於是墮江都外城使者督役急百姓不堪其苦俄
又墮內城使者始返是年六月噉卒噉在位凡四十六

年諡曰安孝王。暉旣卒，其大臣金仁俊以僎入朝，乃戎服率甲士奉大孫諶入宮，權監國事。遣朴天植來告哀。七月，大兵入青松安嶽、豐海諸州。憲宗賜諶詔曰：「每年爾以出島爲言，依爾所奏居於陸地，已降宣諭。訖爾自違原奏，屢發狂詞，將不恤生靈之命。今崔令公已行殺訖，爾未降時，凡歸附之高麗人，令爾管領，或不令管領。臨時朕自裁焉。崔令公者，崔誼也。擅政權是年，柳璿、金仁俊等誅誼，復政於暉。故詔書及之初，朴希實等入貢。覲憲宗於行在，帝曰：「爾國王每食言，爾等何爲來耶？希實具陳暉意，仍奏請罷西京義州屯兵。」帝曰：「爾等旣誠。」

心歸附何憚兵駐爾境內且西京嘗爲我兵駐處第勿
令侵擾耳太子之行不出爾國可與俱還如入吾境其
單騎來朝是年憲宗崩明年世祖自鄂班師僉赴憲宗
行在道過潼關官吏迎於華清宮請浴溫泉僉謝曰此
唐元宗所浴者雖異代人臣安敢褻乎至六盤山聞憲
宗崩遂南謁世祖於襄陽世祖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
自唐太宗親征不能服之今其世子自來歸我此天意
也命僉從車駕至開平府及聞曦卒乃命達魯花赤東
里帶等護送僉返高麗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於世祖
曰高麗雖名小國依山阻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尙未

臣附及太子來朝適先帝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張疏
薄無以懷輯其心一旦得歸將不復至宜厚其館穀待
以親藩之禮今聞其父已死誠能立俎爲王送之還國
必感恩戴德願修臣職是不勞一兵而得一國也陝西
宣撫使廉希憲亦言之世祖然之卽日命改館禮遇有
加未幾使荆節等二十五人賫璽書賜高麗曰我太祖
皇帝肇基大業聖聖相承先降後誅未嘗嗜殺凡列邦
諸侯分茅錫土傳之子孫孰非向之仇敵觀乎此則祖
宗之法不待言而彰彰矣今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
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之險已失鼎魚幕燕

亡在旦夕爾初以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
良可矜憫故遣爾歸國完復舊疆用是戒飭邊將歛兵
待命迨逾半載乃知爾國內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
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
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而盤桓於境上豈以世子
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今申命
邊閫斷自予心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以
新遐邇之化自尙書金仁俊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民
令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旋
返因仇讎而擅殺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裝歸

國解仇釋憾布德施惠出彼滄浪宅之平壤凡可援濟
罔憚勤勞大號一出予不食言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
哉恭承丕訓永爲東藩以揚我休命時世祖尙未卽位
聞僖至西京留八九日疑有變故故肆赦以安反側云
四月僖卽位世祖復遣奇朵台以璽書賜之僖流其刑
部侍郎李凝於遠島初凝從僖至大都謂永寧公縉曰
公若欲爲王誰曰不可僖銜之故及於罪僖爲世子時
有美譽及嗣位聚宮女於水房恣爲淫泆其御史大夫
金仁俊乃移置水房於外是年僖改名禎中統三年遣
其判祕書省事朴倫等來貢方物四年遣其禮賓卿朱

英郎將鄭卿甫來獻獺皮等物又遣其大司成韓就來
賀正旦兼謝賜羊明年就還帝以厯日及西錦賜之至
元元年禎入朝九月至大都世祖賜禎駱駝千頭十二
月禎還至元三年帝遣黑的殷弘賫璽書賜禎曰爾國
人趙彝來告曰日本與爾國爲近隣漢唐而下亦時通中
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使者以達
彼疆勿以風濤險遠爲詞勿以未嘗通好爲解恐彼不
順命有阻去使卿其勉之禎乃命宋君斐等偕黑的殷
弘至日本四年黑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而返禎
又命君斐從黑的入朝奏其事世祖復使黑的等來禎

遣舍人潘阜賚璽書及高麗國書如日本日本不答五
年世祖使也孫脫孟甲等來諭祖以大軍伐宋量助兵
力船艦祖奏調發萬人其戰船則委沿海官吏營造是
年黑的殷弘又賚璽書賜祖遣其知門下省事申思佺
等偕黑的殷弘如日本黑的等至對馬島執日本二人
以歸十年權臣林衍率三別抄等詣安慶公湄第奉湄
爲王逼遷祖於別宮衍遣舍人郭汝弼進祖遜位表湄
尊祖爲太王世祖疑之遣幹脫兒不花李諤與世子書
狀官金應文偕來察其事之真僞詔有敢將國王世子
并其親屬加害者殺無赦是年兵馬使營記官崔坦等

以誅林衍爲名聚衆入椽島殺分司御史沈元濤等以
叛未幾又殺西京留守及龍靈鐵宣慈五州官西北諸
城皆沒於賊坦詭言於使者脫朶兒曰高麗捲土將入
海島吾故殺諸城長吏欲入告於上國於是執義州副
使金孝巨等二十二人來降十一月世祖詔諭高麗臣
民曰頃以王禎稱疾擅令王涓權總國事遣使者詢問
今使者還言林衍稱此事俱傳臣之所爲臣位在七人
之下有何權力能行此事朕不信其言王可與涓及林
衍同詣闕下面陳實情朕聽其是非自有區處且聞禎
無恙禎之存亡亦未可保必待赴闕朕方信之已遣頭

輦哥國王率兵壓境如逾期不至卽當進兵衍懼會百
官廢沮復立禎爲王禎入朝過西京崔坦等獻酒食禎
不受十一年春林衍疽發背死洪文係宋松禮等誅其
子惟茂禎還仍都王京其宮嬪亦自江華至頭輦哥國
王遣朶刺歹以兵二千至江華禎請勿入朶刺歹不從
縱兵大掠時宮室未備禎與其羣臣皆列幕以居六月
將軍裴仲孫叛率三別抄等立承化侯溫爲王三別抄
入據珍島金方慶與蒙古元帥阿海以兵討之阿海懦
不敢戰方慶爲賊所圍將軍楊東茂援之圍始解世祖
召阿海還免其官明年以忻都史樞代之裴仲孫使告

忻都有密議請暫臨珍島忻都曰我不受帝命何敢入
奏言叛臣裴仲孫負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
討之帝從之四月忻都洪茶邱與金方慶大敗賊於珍
島斬王溫賊黨金通精走耽羅十三年世子諶入朝及
歸辮髮胡服國人皆歎息泣下世祖問討耽羅之策於
洪茶邱奏言金通精之黨多在王京招之不從用兵未
晚從之茶邱遣通精之姪金贊等諭之通精不肯降禎
以帝許世子諶婚遣帶方侯澂諫議大夫郭汝弼入謝
忻都與金方慶至耽羅賊敗潰留兵戍其地而還五月
世子諶尙帝女忽都揭里迷失公主六月禎卒在位十

五年年五十六謚曰順孝王後贈謚忠敬時諶方入覲其羣臣遙立爲王八月諶還十月使金方慶等從元帥忽敦征日本敗日本兵於一岐島以兵少引還忽都揭里迷失公主至諶與公主同輦入城父老相慶以爲復見太平達魯花赤來詰曰稱宣旨稱朕稱赦何僭也諶使金方慶對曰非敢僭但循祖宗之舊耳於是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十五年帝遣忽刺歹召諶及公主入朝有投匿名書誣告貞和宮主詛咒公主又言齊安公淑金方慶等四十二人將謀不軌於是囚貞和宮主及淑方慶等柳璿泣涕力諫公主感悟皆釋

之十六年韋得儒等又誣告金方慶謀叛諶與忻都洪
茶邱鞠之方慶不服流方慶於大青島諶與公主入朝
次香河帝遣皇子脫歡皇后遣皇女忙哥歹及阿伊哥
赤大王妃來迎於三十里之地又設大穹廬於開平府
東門外待之七月甲申諶上謁奏曰日本島夷恃險不
庭敢抗王師臣自念無以報德願造船積穀聲罪致討
帝曰王歸與宰相熟計遣人奏之又奏曰陛下降以公
主撫以聖恩小邦之民方有聊生之望然茶邱在焉臣
之爲國不亦難乎如茶邱者祇宜理會軍事至於國家
之政皆欲擅斷非臣所知也上國如欲置軍於小邦甯

以達達漢兒如茶邱之軍惟乞召還帝曰此易事耳既而曰惟堯舜禹湯能行帝王之道其後君弱臣強衣食皆仰於臣昔有一君食羊其臣與之則食不與則不食宋度宗在此幼兒之父也賈似道擅權使度宗出其愛妾不得已從之安有君而畏臣去其寵妾者乎王之父亦不免於林衍之廢立朕聞王亦信宰相之言如此而能治國則固善如其不能可勿愧乎對曰茶邱之妄言也謹又奏曰今姦人以金方慶爲謀叛告於忻都忻都引兵入王京執而訊之無他惟東征將士有不納兵器於官者臣咎其疏慢流於海島然此乃有憾於方慶者

所讒也後有若此者臣請罪之帝曰然又謂眾大臣曰
可速召茶邱還諶又告平章政事哈伯王京達魯花赤
秩滿請以郎哥歹代之哈伯奏聞帝曰何用達魯花赤
郎哥歹么麼小人也亦不勝任帝賜諶海青一駙馬金
印鞍馬諶辭歸九月至王京是行也凡其國不便事一
切奏而除之國人感泣十二月諶復求朝帝賜以亡宋
寶器鳳瓶玉笛等九十事又賜諶及從臣彩幣十六年
二月諶還帝賜馬一百五十匹命郎哥歹送之十七年
遣校尉鄭之演來貢環刀三百七十八口夏又遣中郎
將簡有之來貢方物平章政事阿合馬求美女殿直張

仁罔請以其女行於是除仁罔中郎將阿合馬以張氏
非高麗名族不受八月諶入朝上都先是諶使朴義奏
曰東征之事臣請入朝稟旨帝許之至是諶以七事奏
一以高麗兵戍耽羅者補東征之軍二滅高麗漢軍使
閻里迭木兒益發蒙古軍以進三勿加洪茶邱職任待
其成功賞之未晚四小國軍官皆賜牌面五以濱海之
漢人充梢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問百姓疾苦七臣躬
至合浦閱邊軍帝優詔答之九月諶還以將軍趙仁璠
女歸阿合馬旣而金方慶與日本人戰斬首三百級再
戰茶邱敗績范文虎亦以戰艦三千五百艘來會值大

風敗沒自是屢詔諶備軍糧造戰艦以圖再舉耗費不
貲國人始怨矣二十五年諶聞乃顏叛遣將軍柳庇來
請舉兵討之諶親率前軍出次開城諶潛然泣下左右
皆掩泣及乃顏平公主遣使來請與諶俱入朝二十六
年帝以乃顏餘黨復叛命高麗以兵戍東瀋詔以諶爲
征東行省左丞相時右丞塔出遣使請發兵五千及軍
糧赴建州建州距高麗三千餘里餉道不通諶召羣臣
議皆曰從之則力不堪違之則恐負前奏之意宜聲言
發兵助戰以緩運糧乃使吳仁永等來貢方物并奏其
事二十七年帝以海都犯邊親討之遣阿且不花來徵

兵十一月諶及公主世子入朝是年哈丹以餘衆奔高麗闡里帖木兒來戍雙城諶與公主世子至自上都帝詔曰討賊軍至高麗則道里回遠宜自咸平出南京海陽截賊歸路諶遣大將軍柳庇來乞師且奏避賊江華哈丹陷和登二州脯人肉爲糧明年哈丹踰鐵嶺入交州道攻陷揚根城帝命諸王乃蠻台將兵一萬討之諭使者吳仁永曰爾國唐太宗親征尙不克今此小寇何畏之甚耶仁永奏曰古今強弱不同耳哈丹略地至王京大將薛闡干擊敗之又戰哈丹復大敗與其子老的潰圍遁去薛闡干軍令嚴肅士卒用命所過秋毫不犯

聞賊逼王京併日而行出賊不意故連戰皆捷三十年
諶及公主來朝至大都帝疾篤不能召見寵賚之厚諸
王駙馬無與倫比是年改名昺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
昺與公主以羊十馬一祭於殯殿國制非蒙古人不能
入殯殿惟高麗得與焉成宗卽位以昺年高詔出入乘
小車至殿門元貞二年昺與公主再來朝大德元年公
主卒昺有寵妾曰無比世子諫疑公主之死由無比乃
殺之又殺閹人陶成器等數十人諫尙寶塔實憐公主
晉王甘麻刺之女也昺上表請傳位於諫三年正月成
宗授諫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上

柱國高麗國王加封暉逸壽王以示優崇是時暉踐位
二十四年矣諫嬖妾趙妃有寵寶塔實憐公主妬之公
主乳媪與左右潛謀以公主失愛使闕闕不花闕闕歹
與大將軍金精吳挺圭等懇於皇太后帝遣孛魯兀等
召諫及公主入朝八月暉餞諫於金郊酒酣孛魯兀傳
帝命取國王印授暉於是暉復爲國王諫留京師宿衛
凡十年帝詔暉曰聞諫蒞政以來處決失宜衆心疑懼
蓋以年未及壯經歷尙少故未能副朕親任之意卿宜
依前統理國政使諫入侍闕庭明習於事孛魯兀來十
日國人不知有此詔也三年帝以闕里吉思爲征東行

省平章政事耶律希逸爲左丞時使者哈敬還奏詎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佐之故帝有是命闊里吉思不能和輯國人又多受賄賂五年復罷之詎表請改嫁寶塔實憐公主使者至京都不敢進表而返七年詎聞朝廷欲復諫王位乃表請入朝又欲以公主改嫁瑞興侯璵帝不許遣刑部尙書塔察兒翰林直學士王約來約謂詎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但知自利肯爲王國家地耶詎感泣謝曰臣老耄聽信僉邪是以至此願改過且請諫復位乃執宋璘吳祈等囚於行省塔察兒王約詢於衆流吳演等十餘人於海島釋

宋璘八年帝復遣參知政事忽憐翰林直學士林元來
明年忽憐疾篤有進藥者忽憐曰汝國奸臣執命父子
相仇故帝遣我來監汝國若我飲藥死其得無後言乎
竟不飲而卒十年詎來朝王惟紹宋邦英宋璘等譖諛
又言於皇后及左丞相阿忽台平章政事八都馬辛欲
使諛削髮爲僧以瑞興侯璵繼尙寶塔實憐公主崔有
滄等詣中書省論維紹奸惡省臣執維紹囚之高世全
等勸詎還國詎不可曰我聞諛遣人於路要我沉於河
我雖老獨不畏死乎旣而朝廷趨詎乃服藥致痢自夏
至秋不起十一年諛奉皇太子命遷詎於慶壽寺自是

國政復稟命於諫五月詎歸國明年卒詎在位三十五年
年年七十三賜諡忠烈諫又名璋蒙古名曰益智禮普
化齊國大長公主子也至大元年諫來朝留大都二年
崔有滄等上箋請諫歸時武宗及皇太子待諫甚寵諫
不納既而欲傳於世子爲從臣所沮乃止二年諫信左
右之讒殺其世子鑑及鑑從官金重義仁宗卽位復詔
諫還國不欲行請俟至秋冬帝允之皇慶二年諫以子
燾入見請傳位於燾帝策燾爲高麗國王諫又以其姪
暲爲世子諫前封瀋王故以暲爲瀋王世子焉諫構萬
卷堂於燕邸招致姚燧趙孟頫虞集等與之游以典籍

自娛右丞相禿魯罷帝欲以諫爲相諫固辭燾諫之第
二子蒙古名阿刺訥忒失里燾旣嗣位尊諫爲上王奉
諫及公主歸延祐元年諫復入朝明年諫奏請傳瀋王
位於世子暘自稱太尉王燾入朝謁帝於上都尙營王
女亦憐眞入刺公主先是魏王阿木哥流於大青島其
庭輒光彩班爛有人白燾曰魏王庭中磚皆成牡丹諸
花卉狀諫甚喜命圖之事聞於帝遣吏部尙書卜顏必
闍赤買驢來責問并慰藉魏王延祐六年諫降香於江
南行至金山英宗趣召諫返命甲士擁之以行從臣皆
奔竄諫至大都命中書省護送還本國諫仍遲留不卽

行十月下諫於刑部獄旣而祝其髮置之石佛寺十二月流諫於吐藩撒思吉之地高麗羣臣上書於中書省訟諫之寃是年詔燾入朝以燾不奉行帝勅遣翰林待制沙的等訊之至治三年帝命量移諫於朶思麻之地是年泰定帝卽位大赦天下召諫還泰定元年勅燾還國復賜國王印以金元祥趙延燾等貳於藩王並杖流海島是年十二月諫卒於大都諫在位五年年五十一賜諡忠宣時藩王暘之黨柳清臣吳潛詣中書省誣燾盲聾啞啞不親政事且云上王奏仁宗皇帝以燾爲高麗王以暘爲世子已有定命至英宗時燾與伯顏禿古

思令金怡止王奪嵩世子印又奪嵩田宅帝遣買驢質
問燾辭疾不出迎買驢意燾實聾啞徑入王宮宣詔詰
問燾對曰世祖皇帝賜我先王高麗王世子印武宗皇
帝又授以藩王爵未幾襲封高麗王洪重喜來曰一身
不宜兼綰兩王印奏於帝命我爲高麗王延祐三年我
入朝先王授我世子印謂曰世祖皇帝賜此印曰待允
子長傳與之今黨嵩者言先王聽金怡言以印與我然
仁宗賓天二年先王竄吐蕃時予在國何暇與伯顏禿
古思謀且印爲延祐三年所授而言英宗時所與謬妄
如此但願吾父子相夷耳先王以世祖外甥又有累朝

佐命之功重喜尙曰一身不可兼兩王況暲有何功德
既爲藩王又索高麗世子印耶先王田宅已與暲者曾
有帝命孰敢違異但懿州所置廨典庫店鋪江南田土
先王所與者文契俱在營城宣城兩埽里世祖爲高麗
王朝見往來供給置之子不得傳之於父而他人有之
豈其禮也買驢見燾禮容嚴肅言辭有敘乃曰帝所以
命臣來者察王疾也以今所見向者之言皆誣於是頓
等皆惶愧時使人絡繹燾皆不接見其人擅作威福多
納賄賂買驢疾其所爲並趨之速返天厯二年燾遣定
安君琮賀文宗復位又遣金之鏡請傳位於世子禎明

年帝册禎爲高麗王遣七十堅來取國璽授之禎燾之
長子也蒙古名普塔失里尙諸王焦八女德甯公主是
年五月帝遣禎之國至順三年遼陽行省來索朱帖木
兒趙高伊二人先是二人誣譖禎於帝曰遼陽與高麗
謀奉安權帖木兒太子叛已而來奔未幾盜殺二人於
市二月帝遣理問郎中蔣伯祥等來禎郊迎伯祥傳帝
命曰已命上王復位燾及左右皆失色伯祥收國璽封
於庫燾遂入朝初禎以世子來朝丞相燕帖木兒悅之
視如己子伯顏惡燕帖木兒專權不禮禎惠宗卽位燕
帖木兒卒伯顏待禎益薄禎與唐其勢等淫湎伯顏益

惡之日爲潑皮奏言王禎無行檢不宜宿衛帝從之元
統三年燾以夢改名爲卣後至元五年燾卒在位二十
五年年四十六賜諡忠肅燾遺命傳位於禎伯顏寢其
事不奏且言王燾本非好人且有疾宜死久矣潑皮雖
嫡長亦不必復爲王惟曷可明年伯顏貶死脫脫奏復
禎王位是年禎始還高麗至正三年李芳曹益清等上
書中書省極言禎荒淫無道請立行省以安百姓冬十
月帝遣資政院使高龍普大監朴帖木兒不花賜禎龍
衣御酒十一月又遣乃任等八人來又以禎赦遣大卿
朶赤郎中別失哥六人來禎欲托疾不迎龍普曰帝嘗

謂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禎乃率百官朝服郊迎
聽宣詔於征東省朶赤乃住等蹴禎縛之禎急呼高院
使龍普叱之使者皆拔刃百官奔避朶赤掖禎載一馬
馳去至京師詔以檻車流禎於揭陽縣諭禎曰爾剝民
已甚雖以爾血飼天下之狗猶不蔽辜然朕不嗜殺是
用流爾揭陽爾無我怨四年正月禎行至岳陽縣卒或
云遇鳩焉禎死高麗人無憫之者禎在位六年年三十
六後賜諡忠惠長子昕蒙古名八思麻朶兒只母爲德
甯公主昕性聰慧高龍普抱之見帝帝問曰汝學父乎
抑學母乎對曰願學母帝稱其好善惡惡遂命襲王位

時年八歲五月遣李麻秦瑾册昕爲高麗國王至正八年卒在位四年年十二賜諡忠穆昕卒德寧公主命德成府院君奇轍政丞王煦攝行征東省事王煦等遣李齊賢來表請以禎母弟祺禎庶子眡皆可爲國王請簡一人以嗣九年詔以元子眡嗣高麗國王十一年帝又以江陵大君祺爲國王遣斷事官完者不花來封倉庫宮室取國璽以歸眡遜於江華未幾遇鳩而卒在位三年年十四後賜諡忠定祺蒙古名伯顏帖木兒尙魯國公主旣嗣位命李齊賢攝政丞權征東行省事齊賢綜覈名實進賢黜佞聲譽翕然十二年日本兵船至王京

大震先是日本屢犯高麗境至是乃大舉入寇境內騷然十三年册立皇太子赦天下遣太府監山童等來頒詔太子奇皇后所出也奇氏高麗人本微賤至是帝追封皇后父榮安王母李氏爲榮安王夫人皇后兄子奇轍授爲大司徒富貴震一時轍尤驕橫祺不能堪十六年有密告轍潛通雙城叛民謀逆祺殺之夷其族適帝使直省舍人送大司徒宣命印章於轍西北面兵馬副使辛詢遇諸塗奪其宣命印章殺僉從使者逃歸事聞遣斷事官撒迪罕奉御朶歹宣詔詢問情僞祺斬其西北兵馬使以謝并附奏奇轍之罪狀自是使命通好無

間十九年冬紅巾賊渡鴨綠江陷義州又陷靜州麟州
及西京二十年祺卜遷都避之不吉仍營白岳宮闕爲
新京移居之二十一年紅巾賊潘誠沙劉關先生等率
衆十餘萬渡鴨綠江祺走福州遂陷王京至次年安祐
崔瑩等合兵二十萬圍王京賊大敗斬沙劉關先生餘
黨渡鴨綠江而去賊遂平二十三年皇太子欲爲奇皇
后復仇乃立德興君塔思帖木兒爲國王奇三寶奴爲
太子發遼陽行省兵送之先遣李家奴賚詔來祺聞其
事陳兵衛以迎之以百官耆老上中書省書付李家奴
其書曰世祖皇帝嘉我忠敬王先天下朝覲之功釐降

帝女於忠烈王且許以不革國俗以至於今塔思帖木兒乃忠宣王出宮人嫁白文舉所產者也奸臣崔濡誣告朝廷奪我王位至煩天兵其如世爲甥舅之義何伏望敷奏天聰執塔思帖木兒崔濡等歸之小邦以快國人之憤二十四年崔濡塔思帖木兒以大兵一萬圍義州爲崔瑩等所敗一軍皆沒十月遣翰林學士承旨奇田龍詔王復位送崔濡於高麗祺殺之二十五年公主卒祺更名顓二十八年明兵至帝與皇后奔上都遣利用監卿蠻子罕來命顓分遣諸將以圖恢復顓使李成瑞至上都賀朔二十九年遣使進顓右丞相是年五月

顓奉表於明太祖以停至正紀元告於國中自是遂與元絕

新元史卷之二百四十九終

國命以至頌今世思神木

列傳第一百四十七

新元史卷之二百五十

賜進士出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膠州柯劭忞撰

外國二

日本

日本島國也自宋以前事具各史世祖中統元年封高麗世子僖爲高麗王遣還國遂欲价高麗以通日本時日本國主爲龜山天皇建元文應至元三年秋八月世祖選可使日本者以兵部侍郎黑的佩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佩金符充國信副使并賜高麗國王書曰今爾國人趙彝來告日本與爾國爲近鄰典章政治

有足嘉者漢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國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與通和卿其導達去使以徹彼疆開悟東方向風慕義茲事之責卿宜任之勿以風濤險阻爲辭勿以未嘗通好爲解恐彼不順命有阻去使故託卿之忠誠卿其勉之高麗王禎乃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裴與禮部侍郎金贊爲黑的等嚮導四年春正月至高麗巨濟縣松邊浦畏風濤之險而還王禎乃使宋君裴偕黑的等詣闕上書曰詔旨所諭使臣通好日本事謹遣陪臣宋君裴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濟縣遙望對馬島大洋萬里風濤蹴天意謂危險若此安可奉上國使臣冒險輕

進雖至對馬島彼俗頑獷無禮義設有不軌將如之何
且日本素與小邦未嘗通好但對馬島人時因貿易往
來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卽位以來深蒙仁恤三十年兵
革之餘稍得蘇息綿綿存喘聖恩天大誓欲報效如有
可爲之勢不盡心力有如天日世祖怒王禎以辭爲解
八月復遣黑的等賜王禎書曰向者遣使招懷日本委
卿嚮導不意遂令徒還意者日本旣通好則必盡知爾
國虛實故託以他辭然爾國人在京師者不少卿之計
亦疏矣且天命難諶人道貴誠卿先後食言多矣宜自
省焉今日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其體朕此意通諭日本

以必得要領爲期王禎意猶豫未決其國人李藏用上
書黑的請期以歲月徐觀日本之至否至則獎其內附
否則置之度外其辭甚懇至王禎以藏用上使者書不
先與已言疑有貳心卽配流藏用其接伴起居舍人潘
阜亦坐不告配流阜與黑的對談武士突入執之黑的
怒詰知其故乃還藏用書曰我歸奏此事幸皇帝聽之
天下之福如不聽於汝國亦無罪由是藏用阜俱獲宥
王禎不得已使潘阜賫世祖璽書至日本并與日本主
書曰我國臣事蒙古大國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
天下爲一家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於貴國而

詔寡人云勿以風濤險遠爲辭其旨嚴切茲不獲已遣起居舍人潘阜奉皇帝書前去貴國通好中國無代無之況今皇帝之欲通好貴國者非欲其貢獻蓋欲以無外之名高於天下耳若得貴國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觀之何如幸貴國商酌焉阜至日本留太宰府五月不得報而還時日本政在大將軍惟康年幼爲相模守北條時宗所擁立至是時宗執政權以爲牒狀多失禮莫如不答故抑而不遣云高麗遣藏用來朝帝謂藏用曰朕視爾國猶一家爾國有難朕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國爾國出師助戰亦宜也宜造戰艦一千

艘其大可載米三四千石者爾於宋風順則兩三日可
至日本則朝發夕至此汝國與蠻子人言也爾歸以此
言告於王秋七月高麗遣潘阜來朝上書曰向詔臣以
宣諭日本臣卽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璽書並資臣書及
國贖往諭其邊吏不納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館
待甚薄授以詔旨又無報章以故不得要領而還未副
聖慮惶懼實深九月帝復遣黑的殷宏齎璽書使日本
命高麗人導之六年春三月黑的等至對馬島島民拒
之黑的等忿鬪虜島民塔次郎彌四郎二人而返四月
黑的殷宏復命獻其所執二人帝大喜謂塔次郎等曰

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尙矣今朕欲爾國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世耳資給甚厚六月帝命高麗送塔次郎彌四郎還且命中書省牒日本國言其事日本
人仍不報七年十二月帝擇廷臣可使日本者陝西宣撫使趙良弼請行授良弼秘書監充國信使給兵三千人爲護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發八年九月
高麗使通事別將徐稱吉偕良弼至日本之筑前今津津吏欲擊之良弼舍舟登岸喻旨乃延良弼等入板屋
嚴兵守之翼日其筑後長官藤原給資率兵往詰難不
已求國書良弼曰國書宜獻於王所若不允則傳之大

將軍不然不敢釋手數日給資復往謂良弼曰我國自
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汝國遣使至此而
不以國書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隨文帝遣裴清來王郊
迎成禮唐太宗高宗遣使皆得見王何獨不見我國使
臣乎乃出國書錄本授之日本人仍不答令太宰府遣
人送良弼等於對馬島良弼既見拒無以復命太宰府
守護官亦恐開釁於中國異日兵禍不易弭乃私與良
弼定約遣彌四郎等十二人僞稱使介從書狀官張鐸
入朝帝召見鐸宴勞之鐸奏曰趙良弼遣臣來言去歲
九月與日本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

云曩爲高麗所給屢言上國來伐豈知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尙遠願先遣人從使者回故良弼遣臣偕彌四郎等至京師帝疑其詐命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問姚樞許衡皆對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偵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應聽其入見帝從之十年三月趙良弼復至太宰府又爲日本人所拒六月良弼歸帝問其始末良弼曰臣至太宰府數其不恭罪諭以禮意太宰府官愧服求國書臣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往復數四至以兵脅臣終不與但以副本示之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

臣曰不見國王甯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臣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帝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良弼具記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姓風俗土宜上之帝又問用兵之策良弼具奏不宜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請勿擊帝不從十一年正月日本主龜山天皇傳位於其太子號爲俊宇多天皇改元建治三月帝以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邱等將屯軍及女真軍並水軍共一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期以七月攻日本又命高麗發兵千六百人助之八月元帥忽敦右副元帥洪茶邱左副元帥劉復亨抵高麗高麗以都督

使金方慶等將三翼軍共八千人與忽敦等由合浦攻對馬島日本將允宗助國率八千騎禦之使譯人至船上問來故忽敦等不答遂登陸薄日本軍助國戰死忽敦等轉攻壹岐島登岸立赤幟日本將平經高敗走嬰城自守翌日城陷經高死之忽敦等連破三島肆行殺戮獲婦女以索貫手心繫於船側日本人大震徵其藩屬兵十萬二千餘人赴援忽敦等與日本戰於博多諸將憑高鳴鼓指揮兵士進退應鼓聲敵有陷陣者則圍而擊之又發鐵砲殲敵兵無算日本人敗走忽敦等進至今津佐屬與日本將菊池康成等戰於赤坂又與少

貳覺惠戰於百道原均敗之覺惠子景資善騎射射劉復亨墜馬忽敦等列陣松林日本將大坂賴康來拒復敗走會日暮諸將乃次第登舟金方慶謂忽敦洪茶邱曰我兵雖少已入敵境人自爲戰卽孟明焚舟淮陰背水計也請復決戰忽敦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兵入敵境非完計也不若班師劉復亨瘡重乃引所部先歸是夜大風雨官軍戰船觸厓石多破壞忽敦等乃乘夜引去十二年二月帝復使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齎璽書通好於日本高麗人郎將徐贊及捐工土佐等三十人導行四月杜世忠

等至長門室津旣而移筑前太宰府八月太宰府護送
世忠等至鎌倉九月北條時宗斬杜世忠何文著撤都
魯丁及書狀官董畏高麗人徐贊於龍口梟其首十四
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鐵許之於是日本人始知
宋亡十五年七月高麗王曙入朝面奏曰日本一島夷
耳恃險不庭敢抗王師臣願造船積粟聲罪致討帝曰
卿歸與宰相熟計遣兵討之十一月立淮東宣慰司於
揚州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市舶十六年六月宋降將范
文虎夏貴使周福欒忠及日本僧靈果通事陳光齋書
至日本俱爲日本人斬之博多七月宋舊臣牒告日本

曰宋朝已爲蒙古所滅恐又危及日本敢來告十七年
二月帝始聞日本殺使者之事忻都洪茶邱請自率兵
往帝諭姑緩其事八月高麗王晳入朝請以高麗兵戍
耽羅者補東征之師帝許之時忻都洪茶邱皆受帝策
畫茶邱曰臣若不舉日本何面目復見陛下遂約曰洪
茶邱忻都率蒙古高麗漢軍四萬人發合浦范文虎率
蠻軍十萬人發江南俱會一岐島兩軍畢集直抵日本
城下破之必矣帝乃以阿剌罕爲左丞相范文虎忻都
洪茶邱爲中書右丞李庭張拔都爲參知政事兼行中
書省事九月遣也速達兒崔仁著以水達達之在開元

北京遼陽者移置東甯府以赴征日本之役十月遣使
括開元等路兵三千人從行得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
十二月以高麗王瞻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
中書省事以金方慶管領高麗都元帥朴球金周鼎爲
昭勇大將軍左右副都統並授虎符趙仁規爲宣武將
軍王京斷事官授金符朴之亮等十人爲武德將軍管
軍千戶授金符趙抃等十人爲昭信校尉管軍總把金
仲成等二十人爲忠顯校尉管軍總把十八年春正月
帝召阿剌罕等同受訓諭以張珪李庭留後命忻都洪
茶邱取道高麗陸行是爲東路軍其軍實則舟運之范

文虎請馬二千給禿失忽軍及回回砲匠帝曰水戰安用此不從三月給征東善射者及高麗兵鈔四千錠以耽羅新造船付洪茶邱以刑徒減死者付忻都爲軍士帝諭范文虎等曰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等不和耳若彼國人至與卿等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仍申嚴軍律乃給衣甲弓矢海青符是時忻都洪茶邱先發已抵高麗高麗王睿令士卒雖遭父母喪過五十日者卽從軍五月忻都洪茶邱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蒙古

高麗漢軍四萬人戰艦九百艘發合浦丙辰攻日本對馬島及壹岐島殺島民三百餘人島民匿山中者軍士聞兒啼輒尋而殺之日本將少貳資時龍造寺李時等率兵數萬與諸將戰於壹岐島之瀨浦大軍發火砲日本人敗走殺其將少貳資時六月己巳復戰於筑前志賀島洪茶邱幾爲日本人所獲裨將王萬戶救之茶邱僅免庚午復戰又失利時軍中大疫病死者已三千餘人諸將進至宗像海北條時宗遣其將秋田城次郎等來援大軍聯戰船爲圍營外列巨舟設石弩俟薄擊乃發日本戰船小不能敵前後來攻者皆敗退國中人心

新元史卷二百五十一 列傳
九

洵洵市無糶米日本主親至八幡祠祈禱又宣命於太
神宮乞以身代國難先是諸將相約忻都洪茶邱由高
麗汎海至壹岐島范文虎李庭等由慶源至平戶島平
戶周圍皆水可以屯兵先據此島使人乘輕舟如壹岐
召忻都洪茶邱合兵共進以六月望前會於平戶會阿
刺罕軍行次慶元病卒帝命左丞相阿塔海代總軍事
未至而文虎與庭已發至是忻都洪茶邱等相議曰嚮
約江南軍與東路軍會於壹岐島今南軍失期我軍先
至大戰者數矣船壞糧盡將奈何金方慶不答經十餘
日又言之方慶曰奉命賫三月糧今一月糧尙在俟南

軍至合而攻之未晚也諸將不敢言旣而范文虎李庭
以船三千五百艘兵十餘萬至次能志賀二島忻都洪
茶邱率所部會之舳艫相銜而進屢爲日本人所却招
討使忽都哈思等戰沒諸將以累失利乃移於肥前鷹
島見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不敢近會青虬見於水
上海水作硫黃氣怪異百出軍心震駭八月甲子朔颶
風大作戰艦皆破壞覆沒左副都元帥阿刺帖木兒以
下溺死者無算流尸隨潮汐入浦口積如邱陵漂流免
死者尙數千人至鷹島繕治壞船欲逃歸皆爲日本人
所殺范文虎李庭等船亦壞庭抱船板漂抵岸上以餘

衆由高麗北還先是行省平章政事張禧與右丞范文
虎左丞李庭等同率舟師至肥前禧舍舟築壘於平戶
約束戰艦相去各五十步以避風濤撞擊故禧所部獨
完范文虎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大半其脫者皆壯士
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求一逞文虎等不
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船與文虎
等乘之去軍士不返者凡十餘萬人高麗兵死者亦七
千餘人八月文虎等至高麗合浦收散卒而歸誑言於
帝曰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壞舟猶議戰萬戶厲德
彪招討使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

去故本省載餘甲至合浦散遣之使各歸原籍云未幾
敗卒于閩脫歸言曰七月至平戶島移五龍山八月一
日颶風壞舟諸將各擇堅好船乘之棄軍士十餘萬人
於山下衆議推張百戶爲主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
還日本人來戰盡敗沒餘二三人爲其所虜至八角
島悉殺之惟謂新附軍爲唐人宥爲奴閩等是也旣而
軍人莫青與吳萬五等亦逃歸所言與閩略同於是范
文虎等皆獲罪惟張禧獨免帝以不得志於日本復命
阿塔海發兵一時無敢諫者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相威
極論其事帝始命罷兵十九年三月南軍總把沈聰等

六人逃至高麗高麗遣印侯柳庇送之歸二十年正月
帝復欲發兵以阿塔海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以高麗
王曙爲左丞相命樞密院集軍官規畫事宜發所造回
回砲及匠人張林等付征東行省給鈔及衣甲於諸軍
旣而民間騷動盜賊頻發忽都帖木兒忙古帶乞益兵
擊寇乃諭阿塔海曰所造戰船宜少緩所拘商船其悉
還之是歲南海補陀寺僧如智言於帝曰今復興師致
討多害生靈彼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知大小強
弱之理如今臣等賚聖旨宣諭彼必欣心歸附帝從之
乃使如智及提舉王君智齎璽書至日本八月過大洋

遇颶風不能達而返二十一年正月復遣如智及王積
翁至日本由慶元航海會舟人殺積翁仍不果至自後
帝屢欲興兵爲羣臣所諫而止成宗卽位丞相完澤力
主罷兵自此征日本之議始寢大德二年日本主傳位
於太子號爲後伏見天皇大德三年江浙行省臣勸帝
復討日本帝曰今非其時也使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
一山齋詔使於日本詔曰比者有司陳奏嘗遣補陀僧
如智等兩奉璽書通好咸以中途有阻而還朕自臨御
以來綏懷屬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
問今補陀僧一山戒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期

於必達朕特從其請並欲道先皇意也至於敦好息民
之事王其圖之一山至太宰府日本人拘之於伊豆不
報命大德五年日本主傳位於太子號爲後二天皇冬
十二月日本訛言有兵船二百艘將攻薩摩甌島然實
無出兵之事惠宗至正中日本屢寇瀕海州縣二十三
年掠蓬州萬戶劉暹擊敗之

新元史卷之二百五十終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
新元史卷之二百五十一

賜進士出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膠州柯劭忞撰

外國三

安南

安南古稱交趾本漢日南郡地唐高宗調露元年改安南都護府隸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後梁貞明中始爲土豪曲承美所據南漢劉隱伐承美執之并其地尋爲愛州將楊延藝所據州將吳昌岌復奪之傳其弟昌文宋開寶七年遣使朝貢始封交趾郡王自是棄爲外域後爲其將黎桓所篡桓之後又爲大校李公蘊所篡公

蘊之後吳昌無子以女昭盛主國事理宗紹定三年昭
盛讓位於其夫陳日煚陳氏遂有其國宋景定三年封
日煚爲太王以其子光昺爲國王憲宗七年大將兀良
合台旣平大理移兵向交趾三遣使諭降皆不返於是
分道進攻師抵洮江日照遣兵乘象拒戰兀良合台子
阿朮年十八率善射者射其象象驚奔反蹂其衆遂大
潰明日日煚斷扶鹵橋對岸而陳大軍未測水深淺沿
江仰空射之矢墮水而不浮知爲淺處卽以騎兵濟日
煚敗走斬其宗子富良侯入都城得前所遣三使出之
獄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遂屠其城留九日

以炎暑班師更遣二使招日使來歸日使自海島還見
國都殘毀大憤乃縛二使遣還會日使傳國與子光曷
改元紹隆遣其女婿以方物來見兀良合台送詣行在
所別遣納刺丁往諭之曰昔吾遣使通好爾等執而不
返我是以有去年之師以爾主播越草野復令二使招
安還國又縛還我使今特再加開諭如果矢心內附則
國主親來若猶不悛明以報我光曷得書遽納欵且曰
俟降德音卽遣子弟爲質世祖中統初以禮部郎中孟
甲員外郎李文俊充正副使持詔往諭曰祖宗以武功
勦業文化未修朕纘承丕緒鼎新革故務一萬方適聞

爾邦有向風慕義之誠念卿昔在先朝已嘗臣服遠貢
方物故頒詔旨諭爾國官僚士庶凡衣服典禮風俗一
依本國舊制已戒邊將不得擅興兵甲侵爾疆場亂爾
人民各宜安治如故光昺卽遣其通侍大夫陳奉公等
詣闕獻書願臣附帝封光昺爲安南國王賜西錦三金
熟錦六并授虎符復降詔曰卿旣委贄爲臣其自中統
四年爲始每三年一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
諸色人匠各三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丹沙沈檀香犀
角玳瑁象牙綿白磁蓋等物同至仍以納刺丁充達魯
花赤往來其國光昺遣其員外郎楊安養等入謝帝賜

玉帶繒帛藥餌鞍轡有差至元二年賜光昺歷並頒改
元詔光昺復遣楊安養上表三通一定所貢方物二免
索儒醫工匠人三願請納刺丁長爲本國達魯花赤帝
許之四年復下詔諭以六事曰凡親附之國君長親朝
子弟入質編民數出軍役輸納賦稅仍置達魯花赤統
治之以數事表來附之深誠也鄉令來貢不踰三年之
期其誠可知故告以我祖宗之法亦以誠諭且君長來
朝子弟入質籍民定賦出軍相助古亦有之豈今日之
創制哉略舉出軍一事無以征行遠戍爲慮但來人楊
安養稱有占臘山獠之患彼二寇如能降伏復有何事

交兵之道孰以爲易倘不用命必當討伐况汝來奏嘗
有一家之言今聞納刺丁在彼中多回鶻禁約不使交
談果如所言一家之禮豈有如此耶君臣之義實同父
子豈有臣子而背其君父者當熟思以全終始之義五
年以忽籠海牙代納刺丁爲達魯花赤張庭珍副之光
昺立受詔庭珍責以大義使下拜旣而曰汝朝官爾我
王也何得與抗禮庭珍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
天子命我爲安南之長位居汝上邪光昺語塞中書省
復移牒光昺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引
春秋之義責之光昺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

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
况本國前奉詔旨悉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正殿而退
避別室此本國舊典也惟閣下察之中書省復移牒切
責曰考之春秋敘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
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
微者而加貴者之上正以王命爲重也後世列王爲爵
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爲人者乎王甯不知而
爲是言耶抑辭令臣誤爲此言邪至於天子之詔人臣
當拜受此古今通義乃循舊俗奉安正殿而退避別室
王豈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所言蓋謂天壤間不啻萬國

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爲從俗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是年光曷遣范崖周覽入貢七年以葉式捏爲安南達魯花赤光曷遣黎佗丁拱垣入貢表言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與函生驩抃鼓舞乞念臣自降附上國雖奉三年一貢然往來使臣疲於奔命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動有挾持凌轢小國雖天子明並日月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臣旣席封爲一方屏藩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甯不見笑他國復望聖慈

矜恤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爲引進使庶免達魯花赤之
擾十二年帝復降詔曰祖宗定制凡內附之國君長親
朝子弟納質籍戶口輸歲賦調民助兵仍置達魯花赤
統治之此六事往年已諭卿矣歸附踰十五年未嘗躬
自來覲數事竟未舉行雖云三年一貢所貢之物皆無
補於用謂卿久當自悟略而不問何爲迄今猶未知省
故復遣合撒兒海牙往爾之國諭卿來朝倘有他故必
不果來可令子弟入朝此外本國戶口若未有定籍輸
賦調兵何由斟酌苟爾民實少多取之力將不及今籍
爾戶口蓋欲量其多寡以定兵賦之制其所調兵亦不

新方輿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 五
令遠適他所止從雲南戍兵相與協力而已光昺遣黎
克復黎文粹上表謝罪八年遣馮莊阮元入貢九年又
遣童子野杜本人貢十一年遣黎克復黎文粹入貢會
大兵平宋克復等由湖廣還國十四年光昺卒國人立
其世子曰烜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吳德邵來
朝帝遣尙書柴椿等持詔趣日烜赴闕先是使傳之通
止由鄩闡黎化間至是帝命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
交趾椿等至邕州永平寨日烜遣人上書謂近聞國使
辱臨敝境邊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使椿回牒曰禮
部尙書等官奉上命以事由邕州入爾國所有導護軍

兵合乘驛騎宜來界首遠迓日烜使御史中贊知審判院事杜國計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良江岸來迎日烜就館見使者宣詔畢椿謂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自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日烜仍舊例設宴於廊下椿等弗就宴旣歸館日烜遣范明宇來謝罪改宴集賢殿自言先君棄世子初嗣位天使之來使子憂懼交并竊聞宋主幼小天子憐之尙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若親朝之禮予生長深宮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俟天使歸謹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亦生長深宮如何

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實來召汝非取賂也椿等還日烜遣范明宇鄭國瓚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稟氣衰弱且道路險遠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憐臣得與鰥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兼貢馴象二廷議以其飾辭抗命延引歲月宜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復遣尙書梁曾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親至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工匠各二以代其民不則修爾城池以待天兵之至日烜遣其叔父遺愛來朝十八年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顏

帖木爾爲使別設僚佐日烜拒弗納帝下詔曰曩安南國王陳光昺生存之日嘗以祖宗收撫諸蠻舊例六事諭之彼未嘗奉行光昺旣沒其子又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召之托故不至今又以爲詞故違朕命止令其叔父入覲卽欲興師致討緣爾內附入貢有年矣其可効爾無知之人枉害衆命爾旣稱疾不朝今聽汝以醫藥自養故立汝之叔父遺愛代汝爲安南國王撫治爾衆其或與汝百姓輒有異圖大兵深入戕害性命無或怨懟實乃與汝百姓咎是年日烜仍遣阮道學來貢於是加柴椿行安南宣慰使都元帥李振副之以新副軍千人

送遺愛之國日烜戕殺之二十一年又遣中大夫陳謙
甫貢玉杯金瓶珠條金領及白猿綠鳩等物初鎮南王
脫歡奉命征占城遣荆湖行省左丞唐兀斛右丞峻都
將兵來會帝疑安南與占城通牒令軍行假道於其國
且責日烜運糧至占城助軍仍命鄂州達魯花赤趙翥
往諭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烜從兄興道王陳峻提
兵拒守境上言本國至占城水陸俱不便願獻糧退軍
及至永州移文令日烜除道迎謁至思明州王復下令
督之至祿州聞日烜阻兵邱溫縣邱急嶺隘路遂分軍
兩道並進萬戶李羅合答兒招討使劉深爲西路由邱

溫縣進怯薛撒略兒萬戶李邦憲爲東路由邱急嶺進
王以大兵繼之復遣總把阿里諭以興兵之故實爲占
城非爲安南也至急保縣安南兵阻不得前東軍破可
離隘嬰兒關獲間諜人杜偉等斬之至洞板隘又遇安
南兵敗之聞峻在內傍隘進兵至變住邨諭其收兵闢
路以迎王師不從官軍分六道進攻至萬劫江盡破諸
隘峻尙擁船千餘艘距萬劫十里而陣各翼水軍連戰
俱捷王與行省官親臨東岸督之奪船二十餘艘峻敗
走官軍乘間縛棧爲橋渡富良江時西軍亦破支凌隘
明年正月日烜自將十萬衆與官軍大戰於排灘元帥

烏馬兒招討使納海鎮撫孫林德等敗之日烜退守瀘江又敗走乃令阮效銳奉書謝罪且請班師大軍渡江壁於安南城下明日王入其國都知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禪位於太子用昊天成命之寶日烜卽居太上皇位見立國王係日烜之子行紹寶年號所居宮室五門額書大興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時安南兵棄船登岸者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峻復領兵船聚萬劫江口整軍以待會唐兀斛唆都等兵回自占城與大軍合分遣右丞寬徹引萬戶忙古斛孛羅哈

答爾由陸路左丞李恒引烏馬爾由水路敗其兵船日
烜遣其弟文昭王陳遙侯鄭廷瓚拒戰於乂安又敗其
兄子彰憲侯陳鍵復敗於海口鍵以其兵降越三日鎮
南王追敗日烜於大黃江日烜懼遣宗人忠憲侯陳陽
請和繼遣近侍陶堅奉國妹至軍中乞罷兵鎮南王遣
艾千戶諭之曰旣請和曷不躬來自議日烜不聽至安
邦海口棄舟楫甲仗匿山谷間官軍獲船萬艘擇善者
乘之餘皆焚棄日烜走清化府其弟昭國王陳益稷率
宗人秀暖及妻子官吏迎降日烜遣宗人忠憲侯陳陽
及阮銳等來請和王留之軍中諸將以安南人雖數敗

然增兵轉盛暑雨疫作死傷亦衆占城旣不可達決計
退兵王不得已引軍還至如月江日烜遣兵躡其後行
至册江未及渡林箐伏發峻都李恒皆中流矢死官軍
力戰始護王出境亡者過半阮銳逃伏草澤中欲罷去
官軍獲斬之此至元二十二年之一敗也事聞帝震怒
乃罷征日本兵大舉伐安南二十三年四月詔曰曩以
爾國旣稱臣服歲輸貢獻而不躬親入朝因彼叔父陳
遺愛來以安南事委之至則爲其戕害所遣達魯花赤
又却之不納至於用兵占城略不供給以致鎮南王脫
歡進兵今因爾國近親陳益稷陳秀煖慮宗國覆滅殃

及無辜屢勸爾來朝終不見從自拔來歸朕憫其忠孝
特封益稷爲安南國王陳秀煖爲輔義公以奉陳祀申
命脫歡奧魯赤興兵平定其國前此罪戾止於爾之身
吏民無有所預詔書到日其各歸田里安生樂業是年
日烜遣阮義全阮德榮入貢帝留義全等於京師湖南
省臣線哥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
輸士卒觸瘴癘多死傷羣臣愁歎四民廢業今復有事
交趾動百萬之衆非所以恤士民也宜寬百姓之力積
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未晚詔今歲
令益稷暫駐鄂州明年以阿八赤爲征交趾行省左丞

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
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人海道萬戶張
文虎等運糧十七萬石分道討安南以奧魯赤平章政
事烏馬爾樊楫參知政事並受鎮南王節制日烜遣中
大夫阮文通入貢十一月師次思明州留兵二千人以
萬戶賀祉張玉統之令右丞程鵬飛將漢券兵萬人由
西道入永平奧魯赤將萬人從王由東道入女兒關楫
與烏馬爾帥舟師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敵船
四百餘擊敗之奪其船鵬飛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十
七戰皆捷鎮南王進次茅羅港攻浮山寨破之王命鵬

飛以兵二萬人守萬劫口且修晉賴至靈二山柵命烏馬爾阿八赤合水陸兵徑薄安南城王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日烜走敢喃堡王攻城下之二十五年正月日烜及其子走入海追之不及遣烏馬爾由大滂口迓文虎糧船會文虎船至雲屯山遇敵兵殺略相當至緣水洋敵船益衆度不支且船膠不可行乃沈米於海而自趨瓊州時官軍乏食分道入山求糧王自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得米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爾由大滂口趨塔山遇敵船千餘敗之至安邦海口迎文虎糧船不至復還萬劫

得米四萬餘石分兵屯普賴至靈二柵日烜遣從兄興甯王陳嵩屢來約降故老我師夜又遣敢死士劫諸將營鎮南王怒命萬戶解震焚其都城左右諫止之神拏總管賈若愚獻言曰師可還不可守諸將又言天時已熱糧且盡宜還師王從其言命楫與烏馬爾由水道先發爲安南兵所邀截全軍覆沒鵬飛簡銳卒護王還次內傍關安南兵大集賴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殿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邱急嶺連亙百餘里遏歸路諸軍戰且行安南人乘高發毒矢張玉阿八赤皆死之王由單已縣趨盩州間道至思明

州命奧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隨遣近侍官李修段可容貢方物且進代身金人贖罪并歸所獲俘悉黥其額日天子兵或黥曰投南朝云此至元二十五年之再敗也是年十二月帝復召諭日烜日爾表稱伏罪似已知悔據來人代奏謂爾自責者三被召不來一也脫歡撫軍而不迓二也唆都根底遮當三也若蒙赦宥當遣質子進美姬歲貢方物凡茲繆敬將焉用此若果出誠欵何不來此面陳安有聞遣將則遂事遁逃見班師則聲言入貢以斯奉上情僞可知爾試思與其嶺外偷生無慮兵禍曷若闕庭歸命被寵榮歸一策之間孰得孰失

爾今一念違誤係彼一方存亡故遣遼東提刑按察司使劉廷直禮部侍郎李思衍兵部郎中萬奴同唐兀觥合散衮吉利觥等引前差來阮全等二十四人回國親諭朕當悉宥前愆復爾舊封或更遲疑決難寬恕明年三月廷直等至安南日烜遣其中大夫陳克明等上表謝罪具言已差從義郎阮盛從昔里吉大王赴闕其烏馬兒樊楫參政方行津遣樊參政病卒火葬訖千戶梅世英薛文正等護其妻妾還家烏馬兒參政途中舟覆溺於水而卒其妻妾救出俟續後資遣軍人陷沒者八千餘人更行搜索得頭目若干名軍人若干名並從天

使回中國烏馬爾樊楫實爲安南人所殺表云楫病卒
烏馬爾溺死皆掩飾之詞云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燇
遣其臣嚴仲維陳子良等來告哀且請襲爵表言六尺
微孤夙受父訓於臣事天朝毋廢歲貢一事切切在懷
特遣中亮大夫嚴仲維右武大夫陳子良等奉綱貢信
物進獻帝簡張立道爲禮部侍郎徵日燇親朝日燇遣
其臣阮代之何維嚴等上表乞赦罪且約來歲詣闕廷
議必先朝而後赦日燇懼卒不至復遣尙書梁曾郎中
陳孚再往諭曰汝國罪愆旣已自陳朕復何言若云畏
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甯有長久安全者乎天

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徒以虛文巧飾見欺
於義安在日燇復遣陪臣陶子奇請罪上萬壽頌金冊
表帝惡其抗命又議興師遂拘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
與諸王昔里吉等同出師分立湖廣安南行省給二印
市蠶船百斛者千艘用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
十五萬石馬料三萬石鹽二十一萬斤預給官軍俸賞
軍人水手各鈔二錠水陸分道齊發令益稷隨軍至長
沙會世祖崩成宗嗣立罷兵乃遣子奇歸國日燇上表
慰國哀並獻方物遣侍郎李衍郎中蕭泰登持詔諭之
曰朕嗣守大統踐阼之始大肆赦宥無間遠近惟爾安

南亦從寬卹已敕有司罷兵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之元貞二年日燿上表求封王爵不允乞大藏經賜之大德元年遣阮文籍范葛入貢自此至十年安南凡五入貢云三年丞相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買輿地圖及禁書且私記北邊軍情山陵諸事宜責以大義遣尙書馬合馬侍郎喬宗亮諭以汝霖等所爲不法理宜窮治朕以天下爲度敕有司放還自今使介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悃勿憚改圖致貽後悔五年命尙書馬合馬等送來使鄧汝霖等還國諭安南依前三年一貢武宗卽位遣禮部尙書

安魯威兵部侍郎高復禮頌卽位詔於安南曰惟我國
家以武功定天下文德懷遠人乃眷安南自乃祖乃父
世修方貢朕甚嘉之邇者先皇晏駕朕方撫軍朔方爲
宗戚元勲所推戴謂朕乃世祖嫡孫裕皇正派宗藩效
順於外臣民屬望於下人心所共神器有歸朕俯徇輿
情已於上都卽位今遣尙書阿里灰諭旨尙體同仁之
視益堅事大之誠輯甯爾邦以稱朕意是年安南遣阮
克遵范欽資入貢賀卽位至大二年又遣童應韶謝大
薰人貢仁宗卽位世子陳日套遣使來朝以禮部尙書
乃馬台吏部侍郎聶古伯兵部郎中杜與可使安南頌

改元詔曰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撫有萬邦威德所被柔遠能邇乃者先帝龍馭上賓朕以王侯臣民不釋之故已卽位於大都其以明年爲皇慶元年今遣尙書乃馬台等齎詔宣諭仍頒新曆一本卿其敬授人時益修臣職毋替爾祖事大之誠以副朕不忘柔遠之意皇慶二年安南兵三萬餘人突犯鎮安州復分兵犯歸順州屯聚未退其世子復親領兵陷養利州聲言知州事趙珏擒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碾侵田千餘頃故來讐殺樞密院使千戶劉元亨赴湖廣詢察元亨親詣上中下由郵牒諭安南國曰昔漢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實聲教

所及之地况獻圖奉貢上下之分素明厚往薄來懷撫
之惠亦至聖朝果何負於貴國今乃自作不靖狡焉啓
疆雖由邨之地所繫至微而國家輿圖所關甚大兼之
殺掠者皆朝廷屬籍編戶省院未敢奏聞未審不軌之
謀誰實主之安南回牒云邊鄙鼠竊輩自作不靖本國
安得而知且以重賂至元亨復牒責以飾辭不實卻其
賂且曰南金象齒貴國以爲寶而使者以不貪爲寶請
審察事情明以告我然道里遼遠情詞虛誕終莫得其
要領元亨上言曩者安南人嘗侵永平邊境今復倣效
成風爲今之計莫若遣官宣諭歸我土田返我人民仍

令當國之人正其疆界究其首謀開釁之人戮於境上
申飭邊吏毋令侵越更於永平置寨募兵設官統領給
田上牛具令自耕食編立部伍明示賞罰令其緩急首
尾相應如此則邊境安靜永保無虞事聞勅俟安南使
至諭之延祐三年命湖廣行省諭安南歸占城國王先
是安南人攻占城國執其王以歸兵還迎拜詔書乃上
表謝罪焉七年日套卒世子日曠遣陪臣鄧恭儉杜士
遊來貢英宗至治元年遣吏部尙書教化禮部郎中文
矩頒登極詔泰定帝卽位詔安南國世子陳日曠曰我
國家誕膺景命撫綏萬邦德澤普加靡間華夏乃者先

朝奄棄臣民朕以裕皇嫡孫爲宗室大臣推戴爰自太祖肇基之地入承天敘其以甲子歲爲泰定元年今遣尙書馬合謀禮部郎中楊增瑞齎詔播告賜爾授時厯一帙惟乃祖乃父修貢內附有年矣我國家遇卿良厚以占城守臣上表稱卿之邊吏累發兵相侵朕爲惻然於中不知卿何爲至是豈信然邪朕君臨天下視遠猶邇務輯甯其民俾各得所卿其體朕至懷戒飭士衆慎保乂民俾毋忘爾累世忠順之意日曠遣陪臣莫節夫入賀二年甯遠知州添插言安南士官押那攻掠其本末諸寨勅押那歸其俘三年安南將阮叩侵思州路命

湖廣行省飭兵備之先是陳益稷久居鄂州遙授湖廣
行省平章其妻子皆爲本國所害當成宗朝賜漢陽田
五百頃俾自贍旣而奪之武宗憫其老重加恩命制曰
委贄歸朝旣去逆而效順以爵馭貴宜崇德而報功誕
播明綸用孚衆聽爾陳益稷知畏天者事大期保境以
安民慕帝王之有眞見幾而作懼祖宗之不祀自拔而
來以忠孝之誠受知於世皇蒙天地之德錫封於故國
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弔民終焉堯舜之誕敷班師振
旅彼迷不復爾守彌堅拯溺救焚從王師凡一再舉授
餐適館留湖右幾三十年身厯事於四朝志不渝乎初

節肆朕卽阼亟其來庭是用加新秩以示恩仍舊封而
授職於戲內甯外撫朕不忘銅柱之南近悅遠來爾益
拱星辰之北對揚休命永堅一心可加金紫光祿大夫
安南國王給田如故文宗天厯二年卒年七十六賜錢
五千緡諡忠懿三年世子陳日焯遣其臣鄧世延等二
十四人來貢至順元年有廣源賊閉覆寇龍州羅回洞
龍州萬戶移文詰安南其回牒言自歸天朝恪共臣職
彼疆此界盡屬一統豈以羅回原隸本國遂起爭端此
蓋邊吏生釁假閉覆爲名爾理宜卽加窮治命龍州萬
戶仍還所掠次年日焯遣其臣段子貞黎克遜來貢三

年遣吏部尙書撒只瓦等使安南惠宗元統二年遣尙書帖住禮部郎中智熙善使安南以授時厯賜之安南遣童和卿阮固夫入貢賀卽位後至元元年封其世子陳端午爲國王日焯退而學道自號太虛子惟章表猶署己名四年至六年再遣使入貢初朝廷以日烜不請命自立故日烜以下四世俱稱安南世子至端午始封爲國王焉其國制度分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其實一道不及中國一郡所至皆設學校惟諒山有城甑色紅紫相傳爲馬伏波所築王宮用黃瓦簷高不過丈民房以草苫覆門僅三尺許俯首出入文字與

中土同外別作數十字多加土傍以示異亦止行於國中其物產多稻無麥重蠶桑有紬布不植棉花所在竹木成林蔽天日其用人文職有三公太尉平章政事輔國左右僕射參知政事御史臺翰林院尙書等武職有都元帥節度使大將軍內殿前指揮使招討使等又有方鎮及世襲鄉邑官每三年一考試初試經義次試四六三試詩四試策各道取中三場者曰生徒中四場者曰貢生至會試中四場者曰進士無定額其氏族如阮裴吳楊陶黃武宋陳程梁胡之屬外無他姓男女皆披髮以香蠟斂之不令散亂又以藥塗其齒使之黑而有

光無陰晴俱戴笠見貴人曰翁茶譯言大官也食生肉
不設几席豪家始有牀褥平民率籍草而臥好怪異尙
巫鬼不奉二氏教婚姻富貴家用媒妁遵禮制貧家男
女相悅卽備錢成夫婦雖同姓不避獨喪祭各依古禮
禁官民不得卜地止許葬田中惟國王始擇地於山上
兵無甲冑止用火器長刀標鎗藤牌之屬臨陣以象爲
重草木四時不凋晝夜無長短古所稱日南者殆不虛
云

新元史卷之二百五十一終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新元史卷之二百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膠州柯劭忞撰

外國四

緬

暹羅

八百媳婦

緬國爲西南夷不知其族類所出有城郭宮室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謂之緬書世祖至元八年大理宣慰司遣乞台脫因等招之不得見其酋見其長官導使者偕來十年二月以乞台脫因充禮部郎中與勘馬刺失

里及工部郎中劉源工部員外郎卜云失充國信使賜以璽書日間者大理善闡等路宣慰司導王國使詣京師且言至王國但見其臣下未得見王又欲觀吾大國舍利朕矜憫遠來卽命來使覲見又令縱觀舍利益詢其所來乃知王有內附之意朕一視同仁今再遣使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當遣子弟大臣來朝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永好時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誰所好王其思之不報十二年建甯路安撫使賀天爵奏金齒頭目阿郭言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族人阿提範在緬

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屬請用爲引導因言緬王無降
雲南行省意去使不返必須征討帝曰姑緩之旣而金
齒千額總管阿禾來附具言國使前爲蒲賊阻道今蒲
人降國使已達緬王留之不遣無何緬人以阿禾內附
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間時萬戶忽都總管信
苴日總把脫羅脫孩方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
昌金齒未降諸部族駐兵南甸阿禾來告急忽都等遂
晝夜兼行與緬軍遇阻河爲陣衆約四五萬忽都等兵
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
兩傍挾大竹筒及短槍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

北賊親率二百八十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戰良久蠻兵敗走追之三里抵砦門阻淖而返有蠻兵萬餘繞出官軍後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連破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蠻兵爲象馬所踐蹂故大敗日暮忽都中傷始收兵明日追之至于額不及而還俘獲甚衆軍中以一帽一靴一氈衣易一俘其脫者又爲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幾官軍惟一蒙古人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死餘無死者時十四年三月也十月雲南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剌丁率

蒙古纛燹摩些軍三千八百人征之至江頭城招降具
木朶要蒙帖木耳木充磨欵等三百餘砦士官曲臘蒲
折戶四千孟磨愛呂戶一千磨奈蒙匡黑答八刺戶二
萬蒙忙甸士官甫祿保戶一萬木都彈圖戶二百凡三
萬五千二百戶以暑熱班師二十年大軍再伐緬緬人
請降先是帝聽納速刺丁言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刺海
領之又僉思播敘三州軍及亦奚不薛諸蠻軍征緬不
果行至是詔宗王相吾答爾右丞太卜參政也罕的斤
率諸將征之是年九月大軍發中慶至南甸太卜由羅
碧甸進軍十一月王命也罕的斤取道阿昔江達鎮西

阿禾江造舟二百艘順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
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令諸將分攻破其
江頭城遣人說降緬王不應進攻建都太公城擣其巢
建都及金齒十二部俱降得珍珠珊瑚異綵七寶束帶
無算二十二年緬王遺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
城請納款爲孟乃甸白衣頭目解塞阻道不得行遣騰
馬宅者持信劄來乞驃甸土官匿俗報上司免軍馬入
境匿俗給榜遺驃馬定回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
報鎮西平緬麗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參持榜至
江頭城付阿必立相忙直十弄二人期兩月至江頭城

宣撫司率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事阿必立相先乞言於朝廷降旨許其悔過後差大官赴闕朝廷尋遣鎮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詔使怯烈詣其國宣上威德又以張萬爲征緬副都元帥也先鐵木兒爲征緬招討使勅造戰船將兵六千人以圖滿帶爲都元帥總之由中慶抵永昌經阿昔甸以至忙乃甸二十四年正月緬王爲其庶子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怯答刺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人同爲逆雲南王所命官阿難答等亦遇害帝決意再征之以脫滿答爾爲都元帥李海刺孫爲征緬行省參政將新附軍五千

探馬赤一千以行仍調四川湖廣軍五千赴之募能通
白夷金齒道路者從征令駐緬近郊俟進止旣而雲南
王與諸將進至蒲甘緬人誘使深入大軍失利死七千
餘人緬遣使謝罪納欵雲南王允之就命其渠長爲帥
定三歲一貢二十六年始遣委馬刺菩提班的來進方
物成宗元貞元年緬國阿刺札高微班的來獻舍利二
年緬王遣子僧伽巴叔撒邦巴來貢大德元年緬王請
歲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匹馴象二十頭糧萬石始封
其主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爲緬國王賜銀印子僧哈
八的爲緬國世子賜虎符又賜王弟撒邦巴一珠虎符

頭令阿撒三珠虎符遣之踰年復遣其世子奉表入謝
自陳部民爲金齒殺掠率皆貧乏以致上貢金幣愆期
帝憫之止命間歲貢象仍賜衣遣還是年雲南省先遣
管竹思加使登籠國其國王遣其舅兀刺合兀都魯新
合二人從管竹思加赴闕二月至蒲甘緬王帖滅的令
可瓦力引兵登舟執兀刺合兀都魯新合刼掠貢物六
月管竹思加至太公城緬人阿只不伽闌等來言舊緬
王帖滅的實刼奪於爾今已去位新王爲鄒聶遣我輩
召爾議遣使入朝管竹思加至蒲甘鄒聶曰帖滅的引
八百媳婦兵破我甘當散當只麻刺班羅等城又刼奪

登籠國貢物爾等回朝不知其故必加兵於我今帖滅
的已廢特差大頭目密得力信者章者思力三人奉貢
物入朝又移文雲南省稱木連城土官阿散哥也皇帝
命佩大牌子爲官人初實無罪前緬王欲殺之聖旨令
安治僧民前緬王卻通叛人八百媳婦引兵來壞甘當
散當只麻刺班羅四族百姓又劫奪登籠國貢物故阿
散哥也阿刺者僧吉藍僧哥速等廢前緬王令我爲王
行省以聞三年八月太公城總管細豆移文江頭站頭
目逮的刺必塞馬加刺言阿散哥也兄弟三人領軍三
萬殺緬王以下世子妻妾臣僕百餘人雲南省問其持

文書來者我文哥言緬王就弑時謂阿散哥也曰我祖
以來不死於刃可投我水中或縊死遂縊之埋尸於屋
下七日風雨不止見夢於國人曰吾埋不得其地若焚
屍棄骨於水則晴從之果然我文哥出十餘日又聞世
子及逃出次子之母與前此隨國信使留緬回回畏吾
兒漢人百餘皆被害阿散哥也又逼淫新王之母是月
緬王之子及其師來奔陳辭於雲南省乞復讐大概謂
阿巴民叛緬王乞朝廷討之叛人怒謂王請兵來殺掠
我等遂修城聚兵謀廢其王又僧可速左右及阿刺者
僧吉藍從人相繼從叛者殺密里都拜加郎等族王謂

其兄阿散哥也可勸汝兄弟勿爾對曰我說必聽不聽
我親伐之王悉以國事付阿散哥也因此得衆遂生二
心王執而囚之僧哥速等於不雨宿吉老亦之地築大
城拒守水陸進兵來逼蒲甘王釋阿散哥也出見僧哥
速等奪象馬掠百官求錢物燒城池鎖王足置豕牢中
分其妻妾王爲皇帝奴冤苦如此望拯救雲南行省左
丞忙兀都魯迷失又上言緬王歸朝十一年矣未嘗違
生今其臣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以三罪加其身置父子
縲綈又通新王之母據舊王之妻妾假三罪皆實亦當
奏從朝廷區處乃敢擅權廢立豈有此理今其子來求

救且小甸叛人劫虜官民尙且赴救答麻刺的微王乃
上命爲國主叛臣囚之豈可不救抑使外國效尤爲亂
將至大患行省以聞已而又聞新王亦被弑阿散哥也
篡立九月中書聞於上上曰忙兀都魯迷失之言是也
速議奏行十二月阿散哥也犯邊攻阿真谷馬來城距
太公城二十里兵尋退四年正月召忙兀都魯迷失赴
闕議兵事五月故緬王婿馬來城土官納速刺上言大
德元年朝廷遣尙書教化的伴送世子僧加入的還國
國王集衆聽詔惟阿刺者僧吉藍僧哥速不至二年二
月興兵叛逆駐蒲甘近境王亦整兵諭叛賊之兄阿散

哥也曰爾二弟不聽詔又敢爲亂爾今退兵從命則已
否則治爾同謀之罪阿散哥也諭之不從王遂囚阿散
哥也二人引兵逼城王遣納速刺等出戰納速刺敗被
擒王令國中諸僧出謂二人曰毋徒苦百姓爾欲害我
乎若無此心當釋爾兄復乃職否則明以告我阿散哥
也及二弟皆曰王是我主豈有異心如不信請如大寺
爲重誓從之誓畢釋之賊退納速刺亦得歸至五月三
人合兵攻蒲甘執王及世子僧加入的次子朝乞力朝
普囚於木連城凡十有一月三年四月十日阿散哥也
令弟阿難答速殺緬王并二子餘子康吉弄古馬刺加

失巴遁去放世子於蒲甘而奪其妻又分據王妻妾共
立王孽弟鄒聶方十六歲誅不附己者十二月又攻破
阿眞谷馬來兩城納速刺逃來五月十五日中書樞密
奏征緬事忙兀都魯迷失請用六千人臣等謂緬與八
百媳婦通好力大非一萬人不可勅所擬猶少可增爲
一萬二千人又奏忙兀都魯迷失乞與薛超兀兒劉都
元帥德祿同事及求雲南土官高阿康從軍又請命親
王闊闊監軍以振兵威皆從之上曰闊闊雖去勿令預
軍事四年閏八月雲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
迷失等發中慶期至大理西永昌騰衝會集十月入緬

境十二月五日至馬來城大會十五日至阿散哥也兄弟三人所守木連城三城相接賊出戰敗之賊閉門拒守忙兀都魯迷失劉左丞據城東北面薛超兀兒高阿康參政據西面正南無軍守之賊日出戰城內四面立三梢單梢砲向外攻擊官軍尋立排沙傳其城五年正月分軍破石山寨又召白衣催糧軍二千人攻其城南面十九日城上發矢石擗木殺官軍五百餘人二月二日阿散哥也令十餘人呼曰我非叛人乃皇帝良民以緬王作違理三事我等收之彼自飲藥而死非我等殺之我等與蒙古人無甚作惡若許我投降願永受約束

又使人持金銀禮物出見分省官諭賊三人親出方可
不然難信若一年不出我軍亦住一年賊竟不肯親出
二十七日萬戶章吉察兒等言炎天瘴發軍勞苦不還
實懼死傷獲罪若令我等住夏瘴死不如赴上前就死
若明白有旨孰敢不住在法口傳聖旨勿行我等今當
回軍二十八日分省官方議事章吉察兒等遽率所部
退走二十九日分省官亦回三月五日至阿占國城追
及章吉察兒等忙兀都魯迷失移文稱大事未成豈可
回軍若爾等果不肯住可留軍一半或三千住夏守賊
平章薛超兀兒劉左丞高參政皆言平章能住夏我輩

願徧告軍官俱令住夏是日新王之母乘象追及分省
官訴賊拘我於木連城今始放出若大軍五日不退必
出降章吉察兒等宣言病軍已先行我等明日亦去無
可議者分省官命追回先行軍皆言已去遠無及矣次
日分省官遂下令班師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上言
賊兵困屈旦夕出降參政高阿康土官察罕不花軍官
章吉察兒等同稱軍人多病不可住擬合回軍分省官
留之不聽彼旣行分省官亦不能住又言賊饋阿康酒
食阿康受之疑是寶貨又軍回五程阿康出銀三千兩
曰此阿散哥也賂諸將校者薛超兀兒等言此銀爾實

受之我輩未嘗知也欲與諸將爾自處之蓋因阿康與
察罕不花等預此行故功不成乞置對以懲受賂者八
月八日丞相完澤等奏遣河南平章政事二哥等赴雲
南雜問之自宗王闊闊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
迷失左丞劉德祿參知政事高阿康下至一二大將校
幕官令史皆受賂賂共爲金八百餘兩銀二千二百餘
兩遂不能號令偏裨阿康因與察罕不花令諸將抗言
不能住夏擅回於是阿康察罕不花俱伏誅忙兀都魯
迷失前死薛超兀兒劉德祿遇赦皆追奪宣勅永不敘
用忙兀都魯迷失子萬戶咬咬忽都不丁千戶脫脫木

兒真杖決有差皆奪所居官籍其家產之半其餘將校各以輕重被笞察罕不花者麗江路軍民宣撫使也是役也自宗王以下皆以納賂麗於罰辱國莫甚焉武宗至大元年緬使貢白象帝命朶爾只爲兵部侍郎使其國仁宗延祐二年緬王遣其子脫刺合來朝六年復遣其臣趙欽撒入貢英宗至治元年帝御大明殿受緬國使者朝泰定元年緬國王子吾者那等爭立歲貢不至命雲南省宣諭之三年緬國王答里耶伯以國亂來乞師詔雲南就近安撫之四年答里必牙請復立行省於迷郎崇城不允文宗至順三年緬王遣使者阿落等十

人來貢方物惠宗後至元四年又遣使來貢方物立邦
牙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并總管府緬國東至八百宣
慰司南至海西至孟養北至猛密宣撫司白司東北三
十八程至雲南省治其山曰小豹其水曰金沙江緬人
恃以爲險其俗狙詐慄悍男子善浮水縮髻頂前用青
白布纏之婦人縮髻頂後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
則抱佛說誓或詣僧誓之然後決其產象犀馬椰子白
氈布兜羅綿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以麩納
罐中以索懸罐於實下劃實取汁熬爲白糖其葉卽貝
葉寫緬書用之石油白石縫流出臭惡而黑色可塗瘡

都會有江頭城至騰衝十五日太公城在江頭南十日
馬來城在太公城南八日安正國城在馬來城南五日
蒲甘緬王城在安正國城西南五日所謂緬中五城也
暹與羅斛古之扶南國也暹國北與雲南徼外八百媳
婦接壤東界安南西北距緬國羅斛在暹之南濱大海
暹土瘠不宜稼穡羅斛地平衍種多穫暹人仰給焉有
大河自暹達於羅斛東南入海每夏有黃水自海港漲
入內河農民乘時擢舟播種苗隨水以漸而長水尺苗
亦尺水退苗熟有播植無耕耘故穀豐而賤晉書扶南
國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

人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是也歷晉宋齊梁隋唐
屢通貢獻後分爲暹羅斛二國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羅
斛遣使入貢成宗元貞初暹國進金葉表暹人與麻里
子兒舊相讎殺至是皆歸順英宗至治三年暹國來入
貢惠宗至正間暹始降於羅斛因合爲暹羅國暹羅南
境斗入大海中形如箕舌延袤約二千里遠出占城真
臘之西南隔海相望成一大灣云

八百媳婦者夷名景邁世傳其長有妻八百各領一寨
故名自古不通中國世祖中統初命將征之不能達而
還後遣使招徠置八百大甸軍民宣慰司又有大小徹

里本古產里伊尹四方獻令曰產里以象齒短狗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又名車里後譌爲徹里云其地在元江南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成宗元貞二年大徹里胡會來降立徹里軍民總管府又置耿東路耿當孟弄二州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叛寇徹里遣野老不花討之不克四年用雲南右丞劉深計發兵二萬立征八百媳婦萬戶府二出四川雲南囚徒從軍人給貶子六十索深等將兵取道順元路調民供給土官宋隆濟給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盡翦髮黥面爲兵身死行陣妻子爲奴勢所必至衆惑其言遂反深復脇水西土官之

妻蛇節出金三千兩馬三千匹蛇節不能堪聯結隆濟
率苗獠紫江諸蠻圍深窮谷中攻破楊黃寨殺掠甚衆
朝命陝西平章也速帶爾湖廣平章劉國傑將兵合討
之大敗隆濟兵於墨特川其兄子順元路同知阿重縛
之來獻蛇節亦乞降並斬之深坐棄市於是罷所置萬
戶府留蛇節養子阿闕于水西以撫其民而升阿重爲
宣撫使武宗至大二年八百媳婦與大小徹里作亂威
遠州土官谷保奪據木羅甸遣雲南右丞算只爾威招
之私受谷保賂竟以敗還仁宗皇慶初八百媳婦再寇
邊帝降詔招撫之始獻馴象白象繼遣其子招三聽來

朝時大徹里哀用亦遣貢使七十五人詣闕賜裘帽韉
襪有差泰定二年以土人寒賽爲徹里軍民府總管四
年八百媳婦請官守置蒙慶宣慰司都元帥及木安孟
傑二府于其地文宗嗣位八百媳婦使者昭哀入貢其
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勒蠻西至大吉刺北至孟良府自
姚關東南行五十程至其國有南格刺山下有河南屬
八百北屬車里平川數千里幅員廣遠其產巨象安息
白檀諸香民皆爨種刺花樣於眉目間雕題也好佛惡
殺每邨立一寺每寺建塔約以萬計有敵人來侵不得
已舉兵應之得其讐卽止俗名慈悲國也

新元史卷之二百五十二終